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三〇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

話說陳希真自恢復新泰之後，奉旨升調河北部統制，駐紮大名府；祝永清升調大名府總管，陳麗卿晉封夫人，加無敵折衝將軍，俱赴河北；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樂廷芳均以都監遇缺即補，留在山東沂州。希真、永清到任後，日日訓練部屬兵將，端的口分加緊。不上月餘，早已行列嚴明，武藝演熟，人人可用。希真便與永清商議進攻兗州之策。正在議論，忽報濮州鎮劉廣奉調廣平府總管，攜帶劉麒、劉麟同來，過此求見。希真聞報，欣然道：「天賜相逢，劉姨丈也調到此間也。」忙命開門接見。敘禮畢，邀入內廳相敘。原來劉廣也奉得遇有征討准其移調舊屬得力將弁之諭，希真甚喜，當日留劉廣在內署飲酒暢談。次日，劉廣率二子辭別了希真，赴廣平府上任，趕緊訓練兵馬。又是一月有餘，希真便令劉廣、祝永清點起人馬，征討濮州。當時備文至山東景陽鎮，移調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婁熊，劉廣也備文至山東兗州鎮移調苟桓、真祥麟、范成龍。且慢，那蒙陰縣召家村的召忻、高梁等五個人，也是希真舊屬得力將弁，今日為何不見移調？原來召忻自隨從希真收復新泰之後，召忻因記起那年山陰道上仙聖的指示，曾教他功成之後，急流勇退，切不可乘興直前，自取沉溺之禍，又有「歸隱東浦，名揚萬古」之讖。召忻因此請於希真，歸田就隱。希真留其平定梁山，再行退歸。召忻志願已決，不可挽留。希真暗想：「此人與我有同志。」便替他報了病狀，乞旨退休。希真賜他紅袍錦襖而回。自此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莊一齊辭了希真及眾將，歸隱東浦。後來召忻、高梁都羽化登仙，其族盛於天下。不題。只說苟桓、祝萬年等奉希真札調，不日都到了大名府。陳希真便統領劉廣、祝永清、陳麗卿、苟桓、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劉麒、劉麟、真祥麟、范成龍、婁熊，四萬人馬，自大名府進發，一路浩浩蕩蕩，進攻濮州。早有探子報到濮州去了。

林冲聞報，集諸將商議道：「數月前我聞知陳希真調來此地，我早料他必然來此生事，我所以曾教眾位兄弟各處防備。如今他果然來了。那廝詭計多端，手下人多有本領，須得籌劃個備禦之策。」眾人躊躇良久，只見鄧飛道：「他此來必定藐視我們，如今我們先發兵迎上去廝殺他一陣，叫他也識得我們並不怕他。」馬麟道：「迎上去也不是個道理，我們點起精兵銳卒，離城□里安營下寨，等待他來罷了。」當時傳令，教張橫、張順保守本城，林冲帶領鄧飛、馬麟、王英、扈三娘，點起三萬人馬，出北門□里外紀侯橋，安營下寨。眾人奮振精神，等待希真。希真大兵已到，聞林冲背城下寨，便相距二□里，也傳令下寨。

林冲與諸將商議道：「陳希真距我二□里下寨，須用何法制他？」馬麟道：「我們可陣後都伏精兵，遣將挑戰，誘他過來。」林冲道：「甚是。但挑戰須得上將前去才好。」言未畢，只見扈三娘立起身來道：「奴家願去。」林冲許可。扈三娘便帶三百名銳騎，直到希真營前挑戰。正值婁熊在營前巡綽，見賊軍到來，大怒，挺手中鐵脊矛直刺三娘，三娘舞動雙刀敵住。婁熊鬥了三□餘合，三娘賣個破綻，讓婁熊鐵矛直刺過來，?入懷裡，三娘將右手刀掛了，舒開右臂，將婁熊盡力一扯，順勢卷過來，便撥馬領那三百騎回轉賊營去了。

官軍大驚，一齊報入營裡。希真大怒，眾將齊要拔陣追去。希真道：「不然。他既來挑戰，那裡必有準備。如今我也只須遣上將前去挑戰，務要生擒一賊將，以便對調。」麗卿願去。希真便命祝永清、劉麒領兩枝人馬，隨著麗卿，以作後應。麗卿帶領三百銳騎，直到賊營挑戰。賊營內王矮虎聽說來了一個女將，喜不自勝，即討差出戰。三娘囑令小心。王英一團高興，一馬跑出陣前，一見麗卿便叫道：「好女兒，我同你來好好的戰一場！」言訖驟馬衝去，與麗卿交馬只三合，被麗卿右手擺開槍，左手輕舒粉臂，把王矮虎提過鞍轡，掂了掂，只一卷，已夾在懷裡，撥轉馬仍回舊路。那些嘍囉都驚散了。那矮虎吃麗卿把他頭向前，腳向後，連一隻右手仰面朝天卷住，那只左手卻散著，便上來摸麗卿的下頰。麗卿大怒道：「你這賊還敢無禮！」便把右手的槍掛了，捉住矮虎的左手，往外只一擰，只聽得脫擦一聲，王英一聲叫，左臂早扭出了白腕，把來一並用力夾在懷裡，毫不放鬆。半路上遇著祝永清、劉麒兵馬，一同合隊歸營。到了中軍，希真升帳，各將參見，麗卿把矮虎擲於地下道：「孩兒活擒了一個，不知是誰。」眾將看時，只見夾得七竅冒紅，已是死了。有認識的道：「這是矮虎王英，就是扈三娘的丈夫。」麗卿道：「呸！這賤婢顛倒嫁出這樣東西。」便叫刀斧手來梟首。永清上前看道：「你們眼花了，是活的，說他死。」希真已知其意，上前看道：「果然量轉來了，快抬去後面將息，好去換婁熊。」

希真進帳，不多時，林冲遣人來下書，要將婁熊換矮虎。希真批：「天色已晚，來日一早陣上交換。」希真對永清道：「他矮虎已死，怎好去換？」永清笑道：「泰山放心，小婿自有妙法，醫他活來。」便叫隨營鐵匠，連夜打造一枝鐵桿，比了尺寸，雞子粗細，下面分個八字腳，打好了眼，取副鞍轡來，把鐵桿直豎在鞍轡上釘牢了。當夜無話，次早永清叫牽匹馬來，那釘鐵桿的鞍轡背上三條肚帶扣緊，取過那王矮虎的屍身，七竅的血都拭抹乾淨，仍與他穿著衣甲，反剪綁了，擎將起來，把那枝鐵桿尖頭往糞門裡套入，插將進去，直通到胸口，兩腿跨在鞍上，兩腳套在鎧內，又把條繩子吊住了兩腳，兜在馬肚下，紮抹好了。眾人看那王矮虎時，直挺挺的騎在馬上，倒了頭，閉著眼，好似酒醉漢一般，把個陳麗卿笑得打跌，眾人都不住的笑。麗卿忍著笑道：「頭這般掛著，恐看出破綻。」希真、永清都道：「不妨，倒像害羞的模樣。原是瞞他一時。」遂傳令出陣。恰好林冲也引兵出來。

兩陣對圓，扈三娘已在陣前。林冲在馬上高呼道：「快把我王矮虎送出來，還你那婁熊！」對面陳希真立馬陣前道：「你把婁熊與我看了，方肯換與你。」林冲叫把婁熊推出陣前，卻是穿件單衣，散著手，步行出來。只見那邊陳希真陣上放出王矮虎，反剪了手，騎在馬上，低著頭，只不做聲。一聲鼓響，婁熊跑回本陣。這邊把那馬加了一鞭，那馬駝著矮虎，潑刺刺的跑出陣去。原來那馬沒人駕馭，竟又到斜刺裡去了。一個嘍囉連忙帶住，矮虎那顆頭被馬顛得往後仰了倒去。扈三娘大驚，忙趕上前，叫他不應，看時方知死了。扈三娘放聲大哭，抱他卻又扳搖不動。眾嘍囉上前解了繩索，直待鬆了肚帶，鞍轡滾落，方抽出那枝血淋淋的通條來，血和尿糞一齊流出。陳希真陣上的大小兵將，都哈哈大笑。

林冲大怒，吩咐左右：「抬槍過來，待我去生擒這廝。」言未畢，扈三娘早已拍馬橫刀飛出陣前，大罵麗卿：「小賤人，出來見我！」麗卿挺槍出馬，罵道：「無恥賤婢，你還舍他不得！」扈三娘咬碎銀牙，掄那口繡鸞刀直奔麗卿。兩馬相交，戰了一百多合，饒你扈三娘狠命相搏，也戰得個平手。二人戰夠多時，扈三娘抵住麗卿道：「且慢，並非我怕你，我這匹青鬃馬來不得了，回陣換了馬，再來和你比個上下。」麗卿道：「好漢子不趕乏兔兒，你也去將息氣力，再來領死。先著別個來替你並幾合。」三娘飛奔回陣，正待換馬，林冲叫道：「賢妹耐一耐，且回營去安殮了矮虎兄弟，待我取這婆娘。」正要出馬，三娘叫道：「林冲哥哥休去，待奴殮了丈夫，親捉這小賤人來碎割。」林冲揚鞭道：「陳希真聽者：正人不做歪事，你省得的，今晚叫你女兒來納命，我如今不來逼你。」希真此時亦到核心，一隻手挽住女兒的轡韁，一隻手把蛇矛，指著林冲道：「諒你這廝也逃不出我的掌握，你歡喜鬥兵，鬥將，鬥陣法，由你揀，你們回去計較。」說罷，牽了女兒的戰馬回陣，吩咐鳴金收兵，親自同女兒斷後。那邊林冲也收了兵。

卻說希真回營，麗卿對眾人道：「久聞得一丈青了得，果然名不虛傳。看他武藝雖強，氣力卻不如我，若再幾□回合，必得他的破綻。」正說間，忽報林冲下戰書，乃是扈三娘單獨麗卿今夜交鋒。麗卿大喜。希真恐麗卿辛苦，說道：「我兒權將息一夜休。況且將在謀，不在勇，何必同他力戰。」麗卿那肯依，說道：「爹爹休怕他，孩兒今夜便叫他夫妻團圓了。孩兒並不困乏，今夜好月色，豈可空過。若一百五六□合贏他不得，甘受重責。」希真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須小心。」便將戰書批回，當夜交戰。祝萬年道：「趁他此刻全神貫注出戰，何不兩翼都伏精兵，待得勝，便抄他後路，奪他的寨子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林冲也是久歷沙場的，此計他豈不防備。我想不如請劉總管帶領精兵，伏在清水溪，我等這裡廝殺，那裡一面攻打濮州。倘得了城池，勝奪寨子多矣。」計議已定，當命麗卿入營將息。當時劉廣父子三人與苟桓、真祥麟、范成龍領兵去訖。

麗卿依令，便吩咐馬夫將裹騮剔拂，上勻水料，溜了幾轉，將息著。那女兵們將梨花槍、青鏢劍都泡洗拭磨了一番。麗卿用了飯食，自己先全裝披掛停當，吩咐女兵都去吃飯將息，預備陣上伏侍，便在中軍帳後側首放一把交椅，又著手坐著，同永清說些閒話，看看天色，笑嘻嘻的只等晚來廝殺。正說話間，只見希真出來，夫妻都忙立起。希真看了麗卿結束了等候，也是歡喜，因說道：「我兒，你這般與國家出力，我甚歡喜。左右取酒來，我勸你三杯，壯你的英雄氣。」麗卿跪下接飲三杯，謝了，立起笑道：「爹爹縱著孩兒野性，索性賞孩兒吃個暢。」希真笑道：「癡丫頭，醉了，怎好廝殺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古怪，孩兒的本事好似藏在酒瓶裡的，吃了酒越使得出。」希真笑道：「倒要看你。前日御賜的那壇真乙酒還未開用，賞你吃了罷。」麗卿大喜，拜謝。希真對永清道：「賢婿陪他，管著他，休叫□分醉了。」永清領令。希真人後帳去了。夫妻二人就吩咐在中軍帳後金龍大纛下排一張桌子，二人對面坐了，裨將們擺上按酒過來，二人暢飲，說些戰陣上的事務。

卻說林冲回營，扈三娘把丈夫用棺木殮了，渾身換了素服，祭奠了，痛哭了一場，著人送回城去。林冲已得希真批回，等天晚決戰。扈三娘道：「我不斬陳麗卿，誓不回營。」林冲道：「賢妹不要太氣苦，將息些，好去鏖戰。更且不可太猛，倘那廝誘敵，切不可追去。那小賤人好弓箭，也須防備。」扈三娘點點頭，說不盡怨氣衝到牛斗。

看看天晚，東山上推上那輪玉鏡，林冲等飽吃戰飯，領兵出陣，同鄧飛、馬麟押陣，扈三娘一馬先出。到營外，把人馬列成陣勢，齊奔希真營來。希真營前小校飛報中軍，麗卿正飲得高興，聽見了，立起身道：「玉郎，不要吃了。吩咐把殘酒收過，待我擒了一丈青來祭他開刀。」當時希真出帳，傳令開營迎戰，叫永清道：「賢婿幫我押陣。」永清領命。樸通通號炮響亮，希真、永清領兵齊出，麗卿就中軍帳前上馬，眾多女兵擁簇著隨後出營。

到了戰場，兩陣對面，都把強弓勁弩射住了陣角，發播已畢，品了三通畫角。那邊林冲陣上，鄧飛在左，馬麟在右，扈三娘在前面，居中立馬，豎著一面大白旗，上面八個銀字，寫道：「地慧星美人一丈青」。那一丈青不戴頭盔，把那萬縷青絲縮著個朝天大髻，把一匹白綾齊眉上纏裹了頭額，摘去了珥，洗去了脂粉，披一副本色白緞襯底爛銀細鱗鎧，繫一條白羅粉蝶裙，騎著銀鬃白馬，背後四面白紬方旗，垂著兩條清水綃的威風，右胯下斜掛著法寶囊，橫著那兩口鑿銀熟鋼繡鸞刀，渾身上下雪練也似的白。這邊陣上希真、永清左右分開，讓麗卿出馬。只見紅旗飄動，麗卿從陣裡縱馬而出。那麗卿頭戴閃雲鳳翅金冠，耳上垂著赤金點翠明月，穿著那副猩紅襯底連環鎖子黃金甲，背上四面三尖赤火飛豹旗，大紅湖縐花繡著兩條文武威風，繫一條猩紅紫微緞百摺宮裙，左手攬轡，右手倒提著那枝幹紅西纓梨花古定槍，左胯下懸著一口青鏢寶劍，一張寶雕弓，右邊麒麟袋內排著雕翎狼牙箭，坐下那匹裹騮火炭飛電馬，醉顏微酡，笑嘻嘻的來到陣上，渾身上下好似洪爐裡鉗出一塊赤炭，背後一面大紅猩猩旗，泥金大書著：「救授無敵折衝將軍飛衛紅娘子」三個大字，字畫飛舞遒勁，想是祝永清與他寫的。

那時月色明亮，兩陣上點起成千的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只見戰鼓響處，扈三娘出馬，大罵道：「狠心毒肺爛壞五臟的小賤人，把出這般毒手來，不要慌，吃你老娘一刀！」麗卿笑道：「不知死活的賊丫頭，將息好了，不要殺到半兒不結，又推什麼事故。」三娘鳳目圓睜，拍馬輪刀直取麗卿。月光之下，兩個女英雄扭成一堆，攪成一塊，鞍上四條玉臂縱橫，坐下八盞銀蹄翻越。這單槍好比神龍出海，那雙刀好似快鶻穿雲。那一個只為夫主報仇，不顧生死性命；這一個要替皇家出力，那管利害吉凶。兩邊陣上，戰鼓震天，吶喊揚威。廝並了一百多合，全無半點輸贏，兩邊兵將都看呆了。希真、永清稱贊不已，林冲等也都歎服。麗卿戰夠多時，不能取勝，心裡焦躁，想道：「不這般誘他，如何得手。」便把那枝槍攪了個花心，往後面吐出去，這個勢子是楊家秘傳，叫做「玉龍晾衣」。三娘也識得，正要他蓋來。麗卿故意不用，反往下一捺。三娘見了破綻，忙使個「金蛟劈月」，掠開那口刀，往麗卿嗓子上刷的喝聲著，橫劈過來。只道著手，那知麗卿正要他如此，便把腰一挫，鳳點頭，霍地往三娘刀口下鑽過。三娘劈個空，麗卿早鑽到三娘背後，順手抽轉槍，拖篙勢往三娘腰眼裡便刺。三娘見劈空，吃了一驚，忙轉馬，把刀橫往後面下三路掃去。說時遲，麗卿的槍已刺著三娘的護腰兜兒上，只爭得未曾透入；那時快，三娘的刀掉轉來，恰好當的一聲，刀背格在槍的古定上，這叫做大勾手。麗卿吃他掃開槍，也搶了個空，豁地兩匹馬都分開。麗卿搶在林冲那邊，三娘搶在希真這邊，中間隔得不遠，都兜轉馬頭立定了，喘著氣廝看。但見滿地月華，露水明亮。希真、永清望見，都連叫可惜可惜。那邊林冲替三娘捏了把汗，叫聲慚愧。三娘喘呼呼地罵道：「險些兒著了賤人的手。」麗卿道：「造化你這婆娘。」兩個又交馬鬥了二□多合，仍是一樣，大家都不濟事，都帶轉馬回本陣去了。

麗卿到陣裡下了馬，解去了裙子，女兵接去收了，露出大紅湖縐單叉褲，盤膝坐在月亮地上，說道：「且等馬收收汗，再去戰這婆娘，不贏他誓不回營。」永清也下馬道：「姐姐何苦如此，再戰時，待小弟放一枝冷箭，射倒他罷休。」麗卿道：「不要，不要。若是暗算贏了他，也吃人笑，這廝死了也不佩服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也廝強，就著兄弟幫你打甚緊！」麗卿道：「不妨，我自己好射他。方才可惜，已誘得進了路，卻被他溜撒滑了去。」說罷，便綽槍上馬。軍士們添換了火把，仍就起鼓出陣。扈三娘回陣也下了馬，叫軍士取水來吃了幾碗，解下白綾纏頭，抹抹汗，鬆下了背上方旗，略坐坐，喘息定了。聽得對陣起鼓，仍提刀上馬。林冲道：「賢妹如果不見輸贏，不如罷休，還是用計的好。」三娘道：「林哥哥放心，奴定要結果這小賤人。」當時縱馬後出，麗卿已在陣上。

兩個更不打話，交馬便戰，刀來槍往，槍去刀迎，又並了五六□合，毫不分上下。麗卿想著法兒誘他，三娘再不上當。麗卿帶轉馬頭往斜刺裡便走，三娘叫道：「識得你的真弓箭，誰來怕你！」縱馬追來。麗卿掛了槍，拈弓搭箭，回身便射。三娘月光下看得箭來，把刀去一隔，只聽鏗的一聲，正射在繡鸞刀的龍口上，火光四迸。那時最快，說不了，麗卿第二枝箭又到。三娘卻不防到麗卿的連珠箭，急忙躲閃，那枝箭從耳朵邊擦擦的穿過，覺得箭翎拂著有些疼痛。三娘吃一驚，不敢追趕，回馬便走。麗卿回馬，第三枝箭對三娘後心射來。三娘聽得背後弓弦響，使一個鎗裡藏身。麗卿又射個空，大怒道：「我射倒你馬，看你走那裡去！」

這分際，希真、林冲都放馬過墳心界，各照顧自己的人。只見麗卿倒追三娘轉來，正待放箭射那銀鬃馬，弓未開滿，三娘早已將右手的刀掛了，取出那五爪錦龍套索的撒過來。麗卿閃不迭，忙把弓來隔，左臂上早被搭住，三娘便收了絲繚。麗卿撇了弓箭，要用手去奪，月光影裡，看見絲繚上近身數尺都是利鉤，手近不得，急抽出寶劍要去割那絲繚。吃三娘盡力一拖，麗卿用力一掙，兩騎馬都打了個踉蹌。林冲見搭住了麗卿，驟馬挺矛直奔過來。三娘見有幫手，便將左手的刀也掛了，索性兩手用力來扯麗卿。正還兩相凝住，希真早已挺矛出馬，擋住林冲。麗卿卻心生一計，便順著三娘拖勢直衝過去，手起一劍，向三娘面門劈去，三娘急起左手，奪住麗卿的劍，麗卿左手便扭住三娘，三娘急撇絲繚回手相扭。那兩馬八蹄在場上打了幾個團團。只聽得麗卿喝聲下去，兩人一齊翻下馬來。林冲大驚，急撇希真來救三娘。麗卿早已翻身上馬，插劍取槍，與希真一齊刺林冲。林冲無心戀戰，就地下搶了三娘，飛馬逃回本陣。看那三娘，早已被麗卿頸上扼死。林冲大怒道：「麗卿這賤人，下出如此毒手，我今日不報此仇，誓不為人！」便教數卒舁三娘屍身回城裡去。這裡急揮全軍，盡力掩上。

此時希真、麗卿已回陣中，見林冲大隊掩來，希真便吩咐眾將道：「你們輪流抵禦，只許敗，不許勝，誘他數□里。待他自退，然後再追，自有妙遇也。」眾將領諾。林冲已殺到面前，祝永清一馬當先敵住林冲。林冲大叫：「那狠心毒計的賤人出來見我！」永清大喝：「賤配軍，到此還不服輸！」林冲大怒，振奮軍威，挺矛直取永清。永清不慌不忙，展開畫戟迎鬥。一邊計在誘敵，自覺安閒；一邊志在報仇，獨奮武怒。兩邊一來一往，鬥到四□餘合，永清詐作力乏，虛幌一戟，勒馬而走。林冲驟馬追上，左邊鄧飛，右邊馬麟，一齊揮眾掩來，官軍擋不住，紛紛逃走。林冲追上一段，樂廷玉挺槍驟出，擋住林冲，大喝：「賤配軍，休得無禮！」林冲道：「你將毒心的賤人獻上，便饒你不追。」來廷玉道：「你且將王氏夫妻頭顱還了我再說。」林冲聽了這話，怒氣填胸，不顧死活殺上來。樂廷玉鬥了二□餘合，林冲勇猛異常，廷玉只得拖槍而走。賊軍喊殺動地，蜂擁而來，官軍不敢迎戰，飛速前逃。此時西山月落，天已黎明，林冲望見麗卿在官軍隊裡，大叫道：「賊婆娘轉來，與你並三百合！」麗卿大怒，掄槍回

馬，直奔林冲，大叫：「你們兩個死得不夠，還要來討添頭！」林冲咬牙切齒道：「我今日不戳殺你，誓不回城！」麗卿一味笑嘻嘻的迎鬥林冲。鬥不數合，麗卿回頭見本陣已退遠，急忙勒馬奔回。林冲那裡肯捨，與鄧飛、馬麟領兵狠命追來。麗卿馬快，早已遠遠逃去。林冲又追上一大段路，只聽得官軍隊一聲鳴金，一齊立定，萬年從左邊殺出敵住鄧飛，廷芳從右邊殺出敵住馬麟，希真從中央殺出敵住林冲。六人六騎，六般軍器，扭住便鬥，兩陣鼓角喧天，吶喊振地。

大戰了好一回，太陽離地三尺，已是辰牌，林冲早已追上六□餘里。林冲忽然想道：「陳希真只望後退，必有詭計。我此刻人馬大半在此，城中所留無幾，卻不穩便。」想至此際，大為著急，只見希真又退去了，林冲便止住軍馬不追，忙改後隊作前隊，叫鄧飛、馬麟斷後，自己領一半人馬飛速回城。希真見林冲一退，即便揮軍掩殺過來。鄧飛、馬麟見官軍殺轉，即忙率眾奮勇攔住。誰知起先盛氣而來，此刻顧後而返，軍心惶惑，銳氣頓消。希真吩咐各隊播起戰鼓，畫角齊鳴，官軍吶喊一聲，殺氣風生，二萬名銳卒，風馳電卷而來，霎時間喊殺連天，賊兵紛紛潰散。鄧飛、馬麟嚴行約束，不能禁止。陳希真、祝永清、陳麗卿、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樂廷芳一齊追上。婁熊念被擒之恥，見鄧飛在前，便驟馬追去，鄧飛急忙還鬥。兩人奮力相敵，狠鬥數合，婁熊搥傷鄧飛，鄧飛卻打死了婁熊。樂廷王急忙追上，救婁熊不及，順手一槍，刺鄧飛於馬下。馬麟逃入亂軍叢中，吃樂廷芳看見，驟馬追入陣中。馬麟急回頭一看，廷芳一刀，早已頭顱飛去。賊軍鳥駭獸走，霎時潰散已盡。希真便命全軍火速趕上，追擊林冲。林冲一心記掛城中，那裡還敢返鬥，況且此時離希真已遠，便一口氣趕到城下。到得城下，方才叫聲苦，只見那城上已盡是廣平府官軍旗號了。

原來劉廣領了苟桓、劉麒、劉麟、真祥麟、范成龍，由清水溪一直抄入，黎明時節已到濮州城前。當時領兵直逼城下。城內張橫、張順得了清水溪的伏路探報，早已曉得，見軍官到來，悉力備禦。劉廣見賊軍備禦，便傳令奮勇攻城。城上灰瓶石子，鐵桶也似守住。劉廣與苟桓躊躇商議，苟桓道：「我們既已到此，且只管盡力攻打。此刻賊人強打精神拒敵我們，我們休要讓他。況且林冲那枝軍馬，我料陳統制必定破得。若此路一破，城內軍心惶惑，此城立破矣。」劉廣稱是，又道：「我此刻可將兵馬分作四隊，其三隊分攻東西北三門，留出南門，使他有條出路，他自然棄城得快了。我卻用那一隊人馬伏在魏河渡口，邀擊其歸路，可令他全師覆沒。」

當下計議已定，便派劉麟率領水軍二千截住魏河，苟桓領兵四千陸地埋伏。這裡真祥麟攻東門，范成龍攻西門，劉廣領劉麒親攻北門，一齊槍炮弓矢，卷上城去。自黎明攻起，到了巳牌時分，城中不聞林冲消息，果然人心惶惑。劉廣見賊兵守法漸亂，使命布上雲梯，劉廣親自當先登城。劉麒見父親登城，即忙跟了上去。眾將見主帥及公子俱已登城，便捨死忘生一齊衝上。劉廣勇猛當先，一柄大刀橫砍賊人，賊人大亂，登時官軍佈滿城上，北門已破。賊兵不待主將號令，早已紛紛奔出南門。張橫、張順知不是頭，也急忙從南門逃出。那邊真祥麟已殺入東門，范成龍已殺入西門。劉廣入城，城中賊兵潰散已盡。劉廣便傳令將旌旗插在城上，派兵登城守備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差真祥麟、范成龍去追捉張橫、張順。

那張橫、張順逃出南門，身邊尚有千餘名從騎，一抹地奔到魏河。正還未到渡口，只聽得林子裡一聲炮響，一彪官軍殺出。為首一員將官，手提黃金雙鋼，正是劉麟，大喝道：「逆賊逃向何處」張橫、張順大怒，回顧眾人道：「我們殺了這廝再去，走的不算好漢。」眾人一齊奮勇迎殺。正在呼鬥，忽背後一聲吶喊，又是一彪官軍殺來，乃是真祥麟、范成龍從背面殺來。眾賊前後受攻，支持不得。張橫、張順一面苦鬥，一面叫：「眾兒郎休要走！」那眾賊早已不由分說，紛紛潰散。二張即忙捨命殺出，奪條血路而走，身邊從騎只剩三百。行不數里，林子裡又是一彪官軍殺出，苟桓躍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張橫、張順正欲迎敵，回頭一看，那三百從騎已逃走不知去向。張橫對張順道：「兄弟，今日我和你同死。」一齊殺奔苟桓。苟桓見他只得二人，便叫眾軍士打個圈子，團團圍定，自己單刀匹馬，直取張橫、張順。二人本是好手，更兼今日有死無生，拼命死鬥，自然分兇猛。幸係苟桓手下亦不懦弱，足足抵敵得住。當時圍場三騎馬，團花簇錦的鬥了四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此時劉麟、真祥麟、范成龍已到。苟桓戰了多時，不能取勝，便又鬥數合，詐作力乏，虛掩一刀，回馬而走。張橫驟馬追上，張順急叫：「哥哥休中他拖刀計！」活未絕，苟桓一刀劈去，張橫急閃過。張順救哥哥要緊，驟馬趕上。苟桓刀劈個空，卻又撞著張順，苟桓便乘勢刀背打去。張順閃個不迭，翻身下馬。張橫急救張順，劉麟一馬早到，將張順就地抓去。張橫急追劉麟，苟桓便從後追上，擺開大刀，舒出左臂，將張橫背後勒甲絲縲揪住，用力一扯。張橫用力一掙，苟桓便用刀柄盡力一敲。張橫擋不住，翻身下馬，眾軍一齊上前捆捉去了。苟桓便會合劉麟、真祥麟、范成龍，押解張橫、張順，一齊回轉濮州，由南門进城。

那邊林冲已在攻打北門。劉廣接著苟桓等，解到張橫、張順，大喜，便將二張捆綁了，押到城上，指與林冲看。林冲大怒，恨不得跳上城來亂砍，奈賊兵早已志喪氣盡，毫無鬥心。希真大軍已由背後殺來，劉廣便令開門出戰。林冲到了此際，腹背受敵，饒你武藝通天。早已無能為力，更兼手下兵卒散亡已盡，官軍四面殺來，如何抵擋得住，只得大吼一聲，舞著一技蛇矛，落荒而走。祝永清、劉麟見了，一齊追上。林冲一技蛇矛，帶招架，帶逃走，溜脫了性命，身邊只剩得幾□個人。逃出濮州地界，暮色已深，棲身古廟之中，打了火食。漸漸月輪推上，照得殿廡明亮。林冲抬頭看那廟中神靈，想起那年雪夜草料場之事，宛然這般景象，一陣心酸，不覺淚如泉湧。漸漸定了神志，看旁邊幾個兵丁伴著，也是沒聲沒氣。林冲前情後節想了一回，又想到今日之事，暗想：「這事怎好？公明哥哥把濮州交付於我，原是萬金重任。我固王英夫妻死得太慘，急圖報仇，卻是鹵莽了些。不料陳希真串同劉廣，襲取城池，直弄到兵散將亡，一敗塗地，我林冲直如此命慳。如今欲圖恢復，實實無計可施。若回梁山，有何面目。又不知山寨中被困情形，近日怎地模樣，好生記掛，只有且回山去。」

等到天明，林冲一路垂頭喪氣，意懶心灰。不日到了梁山，訴說濮州失陷之事，宋江、吳用等一齊驚倒。林冲自此終日長吁短歎，眠食減損，漸漸頹唐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陳希真逐去林冲，與劉廣會合兵馬，一同進城。眾將見兩日之內收復一城，無不歡喜。當將張橫、張順解往大名府監禁，謹將恢復事宜，申奏朝廷，這裡開筵慶賀。不數日，朝廷恩旨下來，加封陳希真懷化將軍、順誠子，標下眾將均各按功升賞，從優獎勵，就敕興兵進剿梁山。希真等謝恩訖，便回本任，簡練軍馬。這一回已將濮州之事交代明白，下一回再說雲天彪攻復嘉祥。